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八十七
四至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薛登瀛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八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三十四

劉仁軌

郝處俊

裴行儉

子光庭

劉仁軌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
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地由是博涉文史武德初河
南道大使管國公任瓌將上表論事仁軌見其起草因

為改定數字環甚異之遂赤牒補息州參軍稍除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誡喻期不可再犯寧又暴橫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是何縣尉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擢授櫟陽丞貞觀十四年太宗將幸同州校獵屬收穫未畢仁軌上表諫曰臣聞屈漏在上知之者在下愚夫之計擇之者聖人是以周王詢于芻蕘殷后謀于板築故得享國彌久傳祚無疆功宣

清廟慶流後葉伏惟陛下天性仁愛躬親節儉朝夕克
念百姓為心一物失所納隍軫慮臣伏聞大駕欲幸同
州教習臣伏知四時蒐狩前王恒典事有沿革未必因
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玄黃亘野十分纔收一二
盡刈穫月半猶未訖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麥直
據尋常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既供承獵事兼之修理
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歛實為狼狽臣
願陛下少留萬乘之恩垂聽一介之言退近旬日收刈

總了則人盡暇豫家得康寧輿輪徐動公私交泰太宗特降璽書勞曰卿職任雖卑竭誠奉國所陳之事朕甚嘉之尋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顯慶四年出為青州刺史五年高宗征遼令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効時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於百濟府城鎮守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安撫其餘衆文度濟海病卒百濟為僧道琛舊將福信率衆復叛立故王子扶餘豐為王引兵圍仁願於府

城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代文度統衆便道發新羅
兵合勢以救仁願轉鬪而前仁軌軍容整肅所向皆下
道琛等乃釋仁願之圍退保任存城尋而福信殺道琛
併其兵馬招誘亡叛其勢益張仁軌乃與仁願合軍休
息時蘇定方奉詔伐高麗進圍平壤不克而還高宗勅
書與仁軌曰平壤軍迴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共
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
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

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專之可也況在滄海之外密
邇豺狼者哉且人臣進思盡忠有死無貳公家之利知
無不為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
腹雖妖孽充斥而備預甚嚴宜礪戈秣馬擊其不意彼
既無備何攻不剋戰而有勝士卒自安然後分兵據險
開張形勢飛表聞上更請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當出
師命將聲援纔接凶逆自殲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清
海外今平壤之軍既迴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

興高麗逋藪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賊中心如其失脚即為亡虜拔入新羅又是坐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兇暴殘虐過甚餘豐猜惑外合內離鳴張共處勢必相害唯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扶餘豐及福信等以真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引新羅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草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俄而餘豐襲殺福信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兵以拒官軍詔右威

衛將軍孫仁師率兵浮海以為之援仁師既與仁軌等相合兵士大振於是諸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損戰士固守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賊之巢穴羣兇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剋周留則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新羅王金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乃別率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會陸軍同趣周留城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

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衆大潰餘豐脫身而走獲其
寶劔偽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并耽羅
國使一時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賊帥遲受信據任
存城不降先是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自蘇定
方軍迴後鳩集亡散各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率其衆降
仁軌諭以恩信令自領子弟以取任存城又欲分兵助
之孫仁師曰相如等獸心難信若授以甲仗是資寇兵
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謀感恩之士從我

則成背我必滅因機立効在於茲日不須疑也於是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其妻子走投高麗於是百濟之餘燼悉平孫仁師與劉仁願振旅而還詔留仁軌勒兵鎮守初百濟經福信之亂合境凋殘殭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弔祭之修錄戶口署置官長開通塗路整理村落建立橋梁補葺堤堰修復陂塘勸課耕種賑貸貧乏存問孤老頒宗廟忌諱立皇家社稷百濟餘衆各安其業於是漸營屯田積糧撫

士以經略高麗仁願既至京師上謂曰卿在海東前後
奏請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
劉仁軌之詞非臣所及也上深歎賞之因超加仁軌六
階正授帶方州刺史并賜京城宅一區厚賚其妻子遣
使降璽書勞勉之仁軌又上表曰臣蒙陛下曲垂天獎
棄瑕錄用授之刺舉又加連率材輕職重憂責更深常
思報効冀酬萬一智力淺短淹滯無成久在海外每從
征役軍旅之事實有所聞具狀封奏伏願詳察臣看見

在兵募手脚沉重者多勇健奮發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單寒唯望西歸無心展効臣問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何因今日募兵如此懦弱皆報臣云今日官府與往日不同人心又別貞觀永徽年中東西征役身死王事者並蒙勅使弔祭追贈官職亦有迴亡者官爵與其子弟從顯慶五年以後征役身死更不卹問往前渡遼海者即得一轉勲官從顯慶五年以後頻經渡海不被記錄

州縣發遣兵募人身少壯家有錢財叅逐官府者東西
藏避並即得脫無錢叅逐者雖是老弱推背即來顯慶
五年破百濟勲及向平壤苦戰勲當時軍將號令並言
與高官重賞百方購募無種不道洎到西岸唯聞枷鎖
推禁奪賜破勲州縣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
盡發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獨海外始逃又為征
役蒙授勲級將為榮寵頻年征役唯取勲官牽挽辛苦
與白丁無別百姓不願征行特由於此陛下再興兵馬

平定百濟留兵鎮守經略高麗百姓有如此議論若為成就功業臣聞琴瑟不調改而更張布政施化隨時取適自非重賞明罰何以成功臣又問見在兵募舊留鎮五年尚得支濟爾等始經一年何因如此單露並報臣道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束自從離家已經二年在朝陽甕津又遣來去運糧涉海遭風多有漂失臣勘責見在兵募衣裳單露不堪度冬者給大軍還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來年秋後更無準擬陛下若欲殄滅

高麗不可棄百濟土地餘豐在北餘勇在南百濟高麗
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相影響若無兵馬還成一國既
須鎮壓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既有此議
不可膠柱因循須還其渡海官勲及平百濟向平壤功
効除此之外更相褒賞明勅慰勞以起兵募之心若依
今日以前布置臣恐師老且疲無所成就臣又見晉代
平吳史籍具載內有武帝張華外有羊祜杜預籌謀策
畫經緯諮詢王濬之徒折衝萬里樓船戰艦已到石頭

賈充王渾之輩猶欲斬張華以謝天下武帝報云平吳之計出自朕意張華同朕見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亂如此平吳之後猶欲苦繩王濬賴武帝擁護始得保全不逢武帝聖明王濬不存首領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撫心長歎伏惟陛下既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外內同心上下齊奮舉無遺策始可成功百姓既有此議更宜改調臣恐是逆耳之事無人為陛下盡言自顧老病日侵殘生詎幾奄忽長逝銜恨九泉所以披露肝膽昧死聞

奏上深納其言又遣劉仁願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代
仍授扶餘隆熊津都督遣以招輯其餘衆扶餘勇者扶
餘隆之弟也是時走在倭國以為扶餘豐之應故仁軌
表言之於是仁軌浮海西還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
曰天將富貴此翁耳於州司請歷日一卷并七廟諱人
怪其故荅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
焉至是皆如其言麟德二年封泰山仁軌領新羅及百
濟耽羅倭四國酋長赴會高宗甚悅擢拜大司憲乾封

元年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前後戰功封樂城縣男三年為熊津道安撫大使兼湔江道總管副司空李勣討平高麗總章二年軍迴以疾辭職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咸亨元年復授隴州刺史三年徵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五年為雞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徑度瓠盧河破其北方大鎮七重城以功進爵為公并子姪三人並授上柱國州黨榮之號其所居為樂城鄉三柱里上元二年拜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依舊監修國史儀鳳二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軌為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仁軌每有奏請多被中書令李敬玄抑之由是與敬玄不協仁軌知敬玄素非邊將才冀欲中傷之上言西蕃鎮守事非敬玄莫可高宗遽命敬玄代之敬玄至洮河軍尋為吐蕃所敗永隆二年兼太子太傅未幾以老乞骸骨聽解尚書左僕射以太子太傅依舊知政事永淳元年高宗幸東都皇太子京師監國遣仁軌與侍中裴

炎中書令薛元超留輔太子二年太子赴東都又令太孫重照京師留守仍令仁軌為副則天臨朝加授特進復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專知留守事仁軌復上疏辭以衰老請罷居守之任因陳吕后禍敗之事以申規諫則天使武承嗣賁爾書往京慰喻之曰今日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誠復表辭衰疾怪望既多徊徨失據又云吕后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

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
為龜鏡且端揆之任儀刑百辟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
瞻願以匡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請尋進封郡公垂拱元
年從新令改為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尋薨年八
十四則天廢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弔冊贈開府
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
仁軌雖位居端揆不自矜倨每見貧賤時故人不改布
衣之舊初為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當位鄰台

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言仁軌身經隋末之亂輯其見聞著行年記行於代子濬官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年為酷吏所陷被殺妻子籍沒中宗即位以仁軌春官舊寮追贈太尉濬子冕開元中為祕書省少監表請為仁軌立碑謚曰文獻史臣韋述曰世稱劉樂城與戴至德同為端揆劉則甘言接人以收物譽戴則正色拒下推美於君故樂城之善於今未弭而戴氏之勳無所聞焉嗚呼高名美稱或因邀飾而致遠深仁至行或以韜晦

而莫傳豈唯劉戴而然蓋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非夫聖智鮮不惑也且劉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徒貽國之耻忠恕之道豈其然乎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也父相貴隋末與妻父許紹據硤州歸國以功授滁州刺史封甌山縣公處俊年十歲餘其父卒於滁州父之故吏賻送甚厚僅滿千餘匹悉辭不受及長好讀漢書略能暗誦貞觀中本州進士舉吏

部尚書高士廉甚奇之解褐授著作佐郎襲爵甌山縣公兄弟雋睦事諸舅甚謹再轉滕王友趾為王官遂棄官歸耕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五遷吏部侍郎乾封二年改為司列少常伯屬高麗反叛詔司空李勣為涇江道大總管以處俊為副嘗次賊城未遑置陣賊徒奄至軍中大駭處俊獨據胡床方餐乾糒乃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多服其膽略總章二年拜東臺侍郎尋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高宗幸東都皇太子於京師監國盡留

侍臣戴至德張文瓘等以輔太子獨以處俊從時東州道總管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國災異請誅之上謂處俊曰朕聞為君上者以天下之目而視以天下之耳而聽蓋欲廣聞見也且天降災異所以警悟人君其變苟實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虛聞之者足以自戒舜立謗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因謂處俊曰王者無外何藉於守禦雖然重門擊柝蓋備不虞方知禁衛在

於謹肅朕嘗以秦法猶為太寬荆軻匹夫耳而匕首竊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由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寬慢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其後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十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時王修為奉常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修乎此由

王修察變知機違法赴難向各守法遂成其禍故王者
設法數化不可以太急夫政寬則人慢政急則人無所
措手足聖王之道寬猛相濟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暨
謂仁政也又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慝謂威刑也洪範曰
高明柔克沉潛剛克謂中道也上曰善又有胡僧盧伽
阿逸多受詔合長年藥高宗將餌之處俊諫曰修短有
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
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胡人

有異術徵求靈草祕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効
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為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
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高
宗納之但加盧伽為懷化大將軍不服其藥尋而官名
復舊處俊授黃門侍郎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轉中書
侍郎四年監修國史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
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為東西兩朋帝
令雍王賢為東朋周王諱為西朋務以角勝為樂處俊

諫曰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
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推多讓美相敬如
一今忽分為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酣
樂之後難為禁止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導
仁義示和睦也高宗矍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及也
遽令止之尋代閻立本為中書令歲餘兼太子賓客檢
校兵部尚書三年高宗以風疹欲遜位令天后攝知國
事與宰相議之處俊對曰嘗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

理陰德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
守也陛下今欲違反此道臣恐上則謫見于天下則取
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今陛
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二
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
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族伏乞特垂詳納中
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旨足可依憑惟聖慮
無疑則蒼生幸甚帝曰是遂止儀鳳二年加金紫光祿

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並依舊知政事監修國史四年代
張文瓘為侍中處俊性儉素土木形骸自叅綜朝政每
與上言議必引經籍以應對多有匡益甚得大臣之體
侍中平恩公許圜師即處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宦達於
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稱有彭志筠顯慶中
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詔受其絹萬疋特授奉
義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間語曰貴如許郝富若田彭
處俊遷太子少保開曜元年薨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

三司荊州大都督高宗甚傷悼之顧謂侍臣曰處俊志存忠正兼有學識至於雕飾服翫雖極知無益然常人不能抑情棄捨皆好尚奢侈處俊嘗保其質素終始不渝雖非元勲佐命固亦多時驅使又見遺表憂國忘家今既云亡深可傷惜即於光順門舉哀一日不視事終祭以少牢贈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碩令百官赴哭給靈輦并家口遞還鄉官供葬事其子祕書郎北叟上表辭所贈賜及葬遞之事高宗不許侍中裴炎曰處俊臨

亡臣往見之屬臣曰生既無益明時死後何宜煩費瞑目之後儻有恩賜贈物及歸鄉遞送葬日營造不欲勞官司供給高宗深嘉歎之從其遺意唯加贈物而已處俊孫象賢垂拱中為太子通事舍人坐事伏誅臨刑言多不順則天大怒令斬訖仍支解其體發其父母墳墓焚爇屍體處俊亦坐斲棺毀柩自此法司每將殺人必先以木丸塞其口然後加刑訖於則天之代

裴行儉絳州聞喜人曾祖伯鳳周驃騎大將軍汾州刺

史琅邪郡公祖定高馮翊郡守襲封琅邪公父仁基隋左光祿大夫陷於王世充後謀歸國事洩遇害武德中贈原州都督謚曰忠行儉幼以門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拜左屯衛倉曹叅軍時蘇定方為大將軍甚竒之盡以用兵竒術授行儉顯慶二年六遷長安令時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行儉以為國家憂患必從此始與太尉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私議其事大理袁公瑜於昭儀母榮國夫人譖之由是左授西

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累拜安西大都護西域諸國
多慕義歸降徵拜司文少卿總章中遷司列少常伯咸
亨初官名復舊改為吏部侍郎與李敬玄為貳同時典
選十餘年甚有能名時人稱為裴李行儉始設長名姓
歷榜引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為故事
上元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以行儉工於草書嘗
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
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

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及虞世南耳三年吐蕃背叛詔行儉為洮州道左二軍總管尋又為泰州鎮撫右軍總管並受元帥周王節度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匭延都支及李遮匭扇動蕃落侵逼安西連和吐蕃議者欲發兵討之行儉建議曰吐蕃叛渙干戈未息敬玄審禮失律喪元安可更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沒其子泥涅師師充質在京望差使往波斯冊立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從事必有功高宗從之因命行儉冊送

波斯王仍為安撫大食使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暝
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營虔誠致祭令告將吏泉井非遥
俄而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
處衆皆悅服比之貳師將軍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名
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己而西乃揚言給其下曰今正
炎蒸熱坂難冒涼秋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覘知之遂不
設備行儉仍召四鎮諸蕃酋長豪傑謂曰憶昔此遊未
嘗厭倦雖還京輦無時暫忘今因是行欲尋舊賞誰能

從吾獵也是時蕃酋子弟投募者僅萬人行儉假為畋
遊教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
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閒暇似非討襲續又使人
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匄通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
到計無所出自率兒姪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
擒之是日傳其契箭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
城簡其精騎輕齎曉夜前進將虜遮匄途中果獲都支
還使與遮匄使同來行儉釋遮匄行人令先往曉喻其

主兼述都支已擒遮匭尋復來降於是將吏已下立碑
於碎葉城以紀其功擒都支遮匭而還高宗廷勞之曰
比以西服未寧遣卿總兵討逐孤軍深入經途萬里卿
權略有聞誠節夙著兵不血刃而兇黨殄滅伐叛柔服
深副朕委尋又賜宴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
二職即日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調露二年
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單于管內二十四州並叛應之衆
數十萬單于都護蕭嗣業率兵討之返為所敗於是

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等部兵十八萬并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連亘數千里並受行儉節度唐世出師之盛未之有也行儉行至朔州知蕭嗣業以運糧被掠兵多餒死遂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車兼伏精兵令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賊驅車就泉水解鞍收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餘衆

奔潰自是續遣糧車無敢近之者及軍至單于之北際
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岡將士皆以士衆方就
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
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莫不歎伏賊衆於黑山拒戰行
儉頻戰皆捷前後殺虜不可勝數偽可汗泥孰訥爲其
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又擒其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
依狼山行儉既迴阿史那伏念又僞稱可汗與溫傳合
勢鳩集餘衆明年行儉復總諸軍討之頓軍於代州之

陘口縱反間說伏念與溫傳令相猜貳伏念恐懼密送降款仍請自効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煙塵漲天而至斥候惶惑來白行儉召三軍謂曰此是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間伏念果率其屬縛溫傳詣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高宗大悅遣戶部尚書崔知悌赴軍勞之侍中裴炎害行儉之功總管程務挺張虔勗上言伏念為子營逼逐又磧北迴紇等同向南逼之窘急而降

由是行儉之功不錄斬伏念及溫傳於都市行儉歎曰
渾濬前事古今耻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因稱疾
不出以勲封聞喜縣公永淳元年十姓偽可汗車薄反
叛詔復以行儉為金牙道大總管率十將軍以討之師
未行其年四月行儉病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謚曰
獻特詔令皇太子差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五六年
間待兒孫稍成長日停中宗即位追贈揚州大都督有
集二十卷撰草字雜體數萬言並傳於代又撰選譜十

卷安置軍營行陣部統剋料勝負甄別器能等四十六
訣則天令祕書監武承嗣詣宅並密收入內行儉尤曉
陰陽算術兼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為大總管凡遇賢
俊無不甄採每制敵摧兇必先期捷日時有後進楊炯
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
盛為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
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勣未知名因
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

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
為吏部皆如其言行儉嘗所引偏裨有程務挺張虔勗
崔智晉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
之盡為名將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其所知賞多此類
也行儉嘗令鑿人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失已而
惶懼潛竄又有勅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
令史亦逃行儉並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
錯誤耳待之如故初平都支遮旬大獲瓊寶蕃酋將士

願觀之行儉因宴設遍出歷示有馬腦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更不形顏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皿三千餘事駝馬稱是並分給親故并副使已下數日便盡少子光庭開元中為侍中以恩例贈行儉為太尉光庭早孤母庫狄氏則天時召入宮甚見親待光庭由是累遷太常丞後以武三思之壻緣坐左遷郢州司馬開元

初六遷右率府中郎將擢授司門郎中歲餘轉兵部郎中光庭沉靜少言寡於交遊既歷清要時人初未許之及在職公務修整衆方歎伏焉十三年將有事于岱岳中書令張說以大駕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以備不虞召光庭謀兵事光庭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恩德無不及百姓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何以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且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又非懷

遠也有此三者則名實乖矣且諸蕃之國突厥為大贄幣往來願修恩好有年矣今茲遣一使徵其大臣赴會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雖偃旗息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吾所不及矣因奏而行之尋轉鴻臚少卿東封還遷兵部侍郎十七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黃門侍郎依舊知政事從巡五陵迴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又加弘文館學士光庭乃撰瑤山往則及維城前軌各壹卷

上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疋上令皇太子已下於
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光庭又引壽安
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利賓等令直弘文館
撰續春秋傳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庭等依左氏之
體為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書
竟不就時有上書請以皇室為金德者中書令蕭嵩奏
請集百寮詳議光庭以國家符命久著史策若有改易
恐貽後學之誚密奏請依舊為定乃下詔停百寮集議

之事二十年扈從祠后土加光祿大夫封正平男尋卒
年五十八優制贈太師輟朝三日初光庭與蕭嵩爭權
不協及為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
令畢其流外行署亦令門下省之光庭卒後嵩又奏請
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盡出為外職時有門下主事
閻麟之為光庭腹心專知吏部選官每麟之裁定光庭
隨而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太常博士孫琬將
議光庭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議謚為克時

人以為希嵩意旨上聞而特下詔賜謚曰忠獻仍令中書令張九齡為其碑文史官韋述以改謚為非論之曰春秋之義諸侯死王事者葬之加一等嘉其有功而不及其賞也爰至漢魏則祔之印綬寵被寔安雅德是褒豈虛授也近代已來寵贈無紀或以職位崇顯一切優錫或以子孫榮貴恩例所加賢愚虛實為一貫矣裴光庭以守法之吏驟登相位踐歷機衡豈不多愧贈以師範何其濫歟張燕公有扶翊之勲居講諷之舊秩躋九

命官歷二端議者猶謂贈之過當況光庭去斯猶遠何妄竊之甚哉蓋名器假人昔賢之所惋也

史臣曰昔晉侯選任將帥取其說禮樂而敦詩書良有以也夫權謀方略兵家之大經邦國繫之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強弱則馮衆怙力殫勇虎暴者安可輕言推轂授任哉故王猛諸葛亮振起窮巷驅駕豪傑左指右顧廓定霸圖非他道也蓋智力權變適當其用耳劉樂城裴聞喜文雅方略無謝昔賢治戎安邊綽有心術儒將

之雄者也天后預政之時刑峻如壑多以諛佞希恩而樂城甌山昌言規正若時無君子安及此言正平銓藻吏能文學政事頗有深識而前史譏其謬謚有涉陳壽短武侯應變之論乎非通論也

贊曰殷禮阿衡周師呂尚王者之兵儒者之將樂城聞喜當仁不讓管葛之譚是吾心匠

舊唐書卷八十四

舊唐書卷八十四考證

劉仁軌傳仁軌率兵徑度瓠盧河○臣宗萬按胡三省
曰此瓠盧河當在高麗南界新羅七重城之北又胡
嶠曰黑車子之北有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有寒
水曰瓠盧河者非也盧通鑑作蘆

裴行儉傳祖定高○沈炳震曰按隋書裴仁基傳父名
定無高字

時人稱為裴李○沈炳震曰按與李敬玄同典選也新

書與馬載同典選有能名人稱裴馬

行儉行至朔州○

臣宗萬

按通鑑作朔川胡三省曰唐

朔州治善陽縣漢定襄縣地單于府治金河縣漢雲
中郡城也自朔州至單于府三百五十七里以行儉
軍行次舍考之當先至朔州而後至單于府北據此
則朔州為是通鑑蓋本實錄及統紀州川易譌傳寫
之失也

賊衆於黑山拒戰行儉頻戰皆捷○

臣宗萬

按通鑑注

黑山一名殺胡山在豐州中受降城正北如東八十里亦謂之呼延谷

舊唐書卷八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八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十五

唐臨

孫紹

張文瓘

兄文琮從弟文收

徐有功

唐臨京兆長安人周內史瑾孫也其先自北海徙關中伯父令則開皇末為左庶子坐諂事太子勇誅死臨少與兄皎俱有令名武德初隱太子總兵東征臨詣軍獻

平王世充之策太子引直典書坊尋授右衛率府鎧曹
叅軍宮殿廢出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
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
當其罪令因請假臨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
繫所囚等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因是知名再遷
侍御史奉使嶺外按交州刺史李道彥等申叩冤繫三
千餘人累轉黃門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儉薄寡欲不
治第宅服用簡素寬於待物嘗欲弔喪令家童自歸家

取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召謂曰
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嘗令人煮
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暗不宜服藥宜即棄之竟不
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高宗即位檢校吏部侍郎其年
遷大理卿高宗嘗問臨在獄繫囚之數臨對詔稱旨帝
喜曰朕昔在東宮卿已事朕朕承大位卿又居近職以
疇昔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為國之要在於刑法法急則
人殘法寬則失罪務令折中稱朕意焉高宗又嘗親錄

死囚前卿所斷者號叫稱冤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問
狀囚曰罪實自犯唐卿所斷既非冤濫所以絕意耳帝
歎息良久曰為獄者不當如此耶永徽元年為御史大
夫明年華州刺史蕭齡之以前任廣州都督贓事發制
付羣官集議及議奏帝怒令於朝堂處置臨奏曰臣聞
國家大典在於賞刑古先聖王惟刑是卹虞書曰罪疑
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弗辜寧失弗經周禮刑平國用
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天下太平應用堯舜之典比來有

司多行重法叙勲必須刻削論罪務從重科非是憎惡
前人止欲自為身計今議蕭齡之事有輕有重重者流
死輕者請除名以齡之受委大藩贓罪狼藉原情取事
死有餘辜然既遣詳議終須近法竊惟議事羣官未盡
識議刑本意律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矜其異於衆臣
所以特制議法禮王族刑於隱者所以議親刑不上大
夫所以議貴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為嫉其賢能謀
致深法今既許議而加重刑是與堯舜相反不可為萬

代法高宗從其奏齡之竟得流於嶺外尋遷刑部尚書
加金紫光祿大夫復歷兵部度支吏部三尚書顯慶四
年坐事貶為潮州刺史卒官年六十所撰冥報記二卷
大行於世兄皎武德初為秦府記室從太宗征討專掌
書檄深見親待貞觀中累轉吏部侍郎先是選集無限
隨到補職時漸太平選人稍衆皎始請以冬初一時大
集終季春而畢至今行之歷遷益州長史卒贈太常卿
子之奇調露中為給事中坐嘗為章懷太子僚屬徙邊

文明元年起為括蒼令與徐敬業作亂伏誅臨孫紹博
學善三禮神龍中為太常博士景龍二年韋庶人上言
自妃主及命婦宮官葬日請給鼓吹中宗特制許之紹
上疏諫曰竊聞鼓吹之樂本為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
以為警衛故摑鼓曲有靈夔吼鵬鶚爭石墜崖壯士怒
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以恩
加寵錫假如郊祀天地誠是重儀惟有宮懸本無案架
故知軍樂所備尚不洽於神祇鉦鼓之音豈能接於閨

聞準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禮惟有團扇方扇綵帷錦鄣之色加之鼓吹歷代未聞又準令五品官婚葬元無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官則不當給限便是班秩本因天子儀飾乃復過之事非倫次難為定制參詳義理不可常行請停前勅各依常典疏奏不納紹尋遷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親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希旨皇后為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固爭以為不可又則天父母二陵各置守戶五百人武三思及子崇

訓墓各置守戶六十人以武氏外戚乃與昭陵禮同三思等復逾親王之制又上疏切諫當時雖皆不從深為議者所美睿宗即位又數陳時政損益累轉給事中仍知禮儀事先天二年冬今上講武於驪山紹以脩儀注不合旨坐斬時今上既怒講武失儀坐紹於纛下右金吾將軍李邕遽請宣勅遂斬之時人既痛惜紹而深咎於邕尋有勅罷邕官遂擯廢終其身

張文瓘貝州武城人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瓘幼孤

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舉明經補并州參軍時英國公李勣為長史深禮之累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為戶部侍郎舊制兄弟不許並居臺閣遂出為雲陽令龍朔年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尋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知左史事時初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又征討四夷廐馬有萬疋倉庫漸虛文瓘因進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宮室使土崩瓦解戶

口減半臣聞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於有仁陛下不制於未亂之前安能救於既危之後百姓不堪其弊必構禍難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上深納其言於是節減廐馬數千疋賜文瓘繒錦百段咸亨三年官名復舊改授黃門侍郎兼太子左庶子俄遷大理卿依舊知政事文瓘至官旬日決遣疑事四百餘條無不允當自是人有抵罪者皆無怨言文瓘常有疾繫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其

執法平恕以比戴胄上元二年拜侍中兼太子賓客大理諸囚聞文瓘改官一時慟哭其感人心如此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紕駁高宗甚委之或時卧疾在家朝廷每有大事上必問諸宰臣曰與文瓘議未奏云未者則遣共籌之奏云已議者皆報可從之其後新羅外叛高宗將發兵討除時文瓘疾病在家乃輿疾請見奏曰比為吐蕃犯邊兵屯寇境新羅雖未即順師不內侵若東西俱事征討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請息兵修德以

安百姓高宗從之儀鳳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
諡曰懿以其經事孝敬皇帝特勅陪葬恭陵四子潛沛
洽涉中宗時潛官至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
涉殿中監父子兄弟五人皆至三品官時人謂之萬石
張家及韋溫等被誅之際涉為亂兵所殺兄文琮貞觀
中為治書侍御史三遷亳州刺史為政清簡百姓安之
永徽初表獻太宗文皇帝頌優制褒美賜絹百疋徵拜
戶部侍郎從母弟房遺愛以罪貶授房州刺史文琮作

詩祖餞及遺愛誅坐是出為建州刺史州境素尚淫祀
不修社稷文琮下教書曰春秋二社蓋本為農惟獨此
州廢而不立禮典既闕風俗何觀近年已來田多不熟
抑不祭先農所致乎神在於敬可以邀福於是示其節
限條制百姓欣而行之尋卒文集二十卷子戡官至江
州刺史撰喪儀纂要七卷行於時戡弟錫則天時為鳳
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先是姊子李嶠知政事錫
拜官而嶠罷相出為國子祭酒舅甥相代為相時人榮

之錫與鄭杲俱知天官選事坐贓則天將斬之以徇臨
刑而特赦之中宗時累遷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尋令於
東都留守中宗崩韋庶人臨朝詔錫與刑部尚書裴談
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為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
公以年老致仕而卒文琮從父弟文收隋內史舍人虔
威子也尤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為未甚詳悉更博
採羣言及歷代沿革裁竹為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
義時太宗將創制禮樂名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

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鐘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啞鐘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嚮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十一年文收表請釐正太樂上謂侍臣曰樂本緣人人和則樂和至如隋煬帝末年天下喪亂縱令改張音律知其終不和諧若使四海無事百姓安樂音律自然調和不藉更改竟不依其請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文收採朱鴈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樂名曰燕樂奏之管絃為樂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也

咸亨元年遷太子率更令卒官撰新樂書十二卷

徐有功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轉蒲州司法參
軍紹封東莞男為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
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衆必斥罰之由是人爭用命
終於代滿不戮一人載初元年累遷司刑丞時酷吏周
興來俊臣邱神勣王弘義等構陷無辜皆抵極法公卿
震恐莫敢正言有功獨存平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議
出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常於殿庭論奏曲直則天厲

色詰之左右莫不悚慄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尋轉秋官員外郎轉郎中俄而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構陷當死則天謂公卿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乞知古等錫以再生各授以官佇申來效俊臣張知默等又抗表請申大法則天不許之俊臣乃獨引行本重驗前罪奏曰行本潛行悖逆告張知塞與廬陵王反不實罪當處斬有功駁奏曰俊臣乖明主再生之賜虧聖人恩信之道為臣雖當嫉

惡然事君必將順其美行本竟以免死道州刺史李仁
褒及弟榆次令長沙又為唐奉一所構高宗末私議告
凶謀復李氏將誅之有功又固爭之不能得秋官侍郎
周興奏有功曰臣聞兩漢故事附下罔上者腰斬面欺
者亦斬又禮云析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不
赦請推按其罪則天雖不許繫問然竟坐免官久之起
為左臺侍御史則天特褒異之時遠近聞有功授職皆
欣然相賀有功嘗上疏論天官秋官及朝堂三司理匭

使愆失其畧曰陛下即位已來海內職員一定而天下
選人漸多掌選之曹用捨不平補擬乖次囑請公行顏
面罔懼遂使囂謗滿路怨讟盈朝浸以為常殊無愧憚
又往屬唐朝季年時多逆節鞠訊結斷刑獄至嚴革命
以來載祀遽積餘風未殄用法猶深今推鞠者猶行酷
法妄劾斷臣即按驗奏而劾之獲其枉狀請即付法斷
罪亦奪祿貶考以慙其德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冤使
不速與奪致令擁塞有理不為申者亦望準前彈奏貶

考奪祿臣昔處法緣蒙擢用臣無以上荅至造願以執法酬恩無縱詭隨不避強禦猛噬鷙擊是臣之分如蒙允納請降勅施行庶不越旬時亦可以除殘革弊刑措不用天下幸甚後潤州刺史竇孝諱妻龐氏為奴誣告云夜解祈福則天令給事中薛季昶鞠之季昶鍛鍊成其罪龐氏當坐斬有功獨明其無罪而季昶等返陷有功黨援惡逆奏付法法司結刑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耶乃徐

起而歸則天覽奏名有功詰之曰卿比斷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則天下幸甚則天默然於是龐氏減死流於嶺表有功除名為庶人尋起為左司郎中累遷司刑少卿有功謂所親曰今身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前後為獄官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漢之于張焉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久之轉司僕少卿長安二年卒年六

十二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制曰忠正之臣自昔攸尚褒
贈之典舊章所重故贈大理卿徐有功節操貞勁器懷
亮直徇古人之志業實一代之賢良司彼刑書深存敬
慎周興來俊臣等性惟殘酷務在誅夷不順其情立加
誣害有功卓然守法雖死不移無屈撓之心有忠烈之
議當其執斷並遇平反定國釋之何以加此朕惟新庶
政追想前跡其人既歿其德可稱追往贈終慰茲泉壤
可贈越州刺史仍遣使就家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

今上踐祚竇孝謹之子希城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子愉以報舊恩愉由是自太子司議郎恭陵令累遷申王府司馬卒

史臣曰文法理具之大者故舜命皋陶為士昌言誠勅勤亦至焉蓋人命所懸一失其平冤不可復聖王所以疚心也如臨之守法文瓘之議刑時屬哲王可以理奪當賊后遷鼎之際酷吏羅織之辰徐有功獨抗羣邪持平不撓此所以為難也比釋之定國徐又過之希城讓

舊唐書卷八十五考證

唐臨傳宮殿廢出為萬泉丞○

臣德潛

按宮殿字疑謄

應是春宮新書太子廢出為萬泉丞可證也

徐有功傳今上踐祚竇孝謹之子希城等請以身之官
爵讓有功子倫○今上指玄宗也沿舊文未改

舊唐書卷八十五考證